

中华远古先帝大传系列

伏羲大传

李亚东 著

河南人民出版社

中华远古先帝大传系列

伏羲大传

李亚东 著

河南人民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伏羲大传 / 李亚东著. — 郑州 : 河南人民出版社,
2018. 1

(中华远古先帝人物大传系列)

ISBN 978 - 7 - 215 - 10119 - 7

I. ①伏… II. ①李… III. ①传记小说 - 中国 - 当代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7)第 038802 号

河南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

(地址: 郑州市经五路 66 号 邮政编码: 450002 电话: 65788067)

新华书店经销 河南新华印刷集团有限公司印刷

开本 710 毫米 × 1000 毫米 1 / 16 印张 26

字数 310 千字

2018 年 1 月第 1 版

2018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
定价: 220.00 元



人物简介

华胥姑娘 伏羲生母。在雷泽岸边脚踏巨迹，孕生伏羲兄妹。

白龟老神 原雷泽泽神。老耄白龟，生得人首龟身，浑身白亮如雪。其头部银发覆顶，须眉若霜，面容善静，慈目祥蔼，可亲可敬。从其身形可以看出，少说也有千千年的道行，万万载的功力。他心地朴诚，慈善正义，爱救凡间急难，好施扶弱义举。

伏羲 中华人文始祖。他生得人头蛇身，肤色金黄，身覆金鳞。其脸方中见长，色呈金黄，眼若丹凤，眉似卧蚕，鼻梁如削，棱角分明，嘴唇坚毅，双耳奇长。其头顶浓发中，左右对称地凸突着一对与常人有异的短粗牛角，长得虎背熊腰，身材伟岸，一身勇武过人之气，头脑机智。

伏羲妹 中华人文始母。她生相与伏羲相同，长得长身若柳，细腰丰臀，脸面娇美脱俗，头脑聪敏。伏羲胞妹。

雷神 上天司雷兴雨之神，生性邪恶残暴。其因在天界调戏托塔天王之女，被贬下界十年作为惩罚，到下界抢占白龟老神雷泽宫殿，居住其中多行邪恶。

他虽生人首，但却红颜朱发，赤眼紫唇，面如赤枣，朱发及臀。长



眉斜竖，鼻隆如牛。嘴生獠牙，似魔非人。身为龙体，长逾十丈，被覆朱鳞。他生相凶煞，怕人万分。

宓妃 伏羲之女，咸鸟胞妹。她长得体态轻盈，身躯光艳，肌肤白腻，肩膀如削。头上长发乌黑，双眉弯如柳叶。眼睛明亮，嘴唇红馥。其深深的小酒窝儿，销魂夺魄。

咸鸟 伏羲之子，宓妃胞兄。他生得人身人面，身材伟岸，勇猛无匹。只是脸面阴谪，双目充满诡谪的光。并且浑身长满乌毛，头部后脑勺上生有一支长长的鸟尾。其生性不善，倒也聪明勇武。

句芒 句氏族人青年。身材颇长苗条，面目端庄敦厚，一身文质彬彬。他原为天界司掌春天和生命之神。玉皇大帝知道伏羲在凡界需人辅佐，遣其脱生在了凡间句氏族人之中。他怀有掌管春天和生命之能，不仅走到哪里都可以把春天播布到哪里，并且能让那里春天停辍。同时还能给死人增寿让其复活，也可以给活人减寿让其即死。

朱雀 朱氏族人青年。原为天界南方七宿星官朱雀大神，被贬下凡脱生在了朱氏族人之中。其在天界即生性狡恶，心机刁钻，到凡界模样尽改。其身如鸟雀显得佝偻，四肢长得很不条顺，衬得干瘪的头颅长得不是地方。只是在其干瘪的脸上，镶嵌着一双鹰样犀利的鸟眼，闪射着狡黠阴晦的光。其干瘦的身子尽管乏力，却仍怀有在天界的骤生严寒和吹气为风之功。

目 录

- 一、勇赴雷泽 / 1
- 二、凡女妊娠 / 13
- 三、智伏雷神 / 26
- 四、怪胎惊人 / 43
- 五、伏羲得名 / 57
- 六、母子受难 / 69
- 七、族人断肠 / 80
- 八、计胜雷神 / 94
- 九、兄妹遇难 / 108
- 十、白龟救助 / 120
- 十一、苦海九重 / 131
- 十二、白龟施善 / 144
- 十三、玉帝临凡 / 158
- 十四、兄妹成婚 / 171
- 十五、途造凡人 / 185
- 十六、孪生儿女 / 199
- 十七、夫妻成制 / 213
- 十八、逃开黄河 / 226
- 十九、朱雀钟情 / 240
- 二十、巧遇句芒 / 252





二一、伏羲斥逆 / 267

二二、咸鸟出逃 / 280

二三、伏羲败绩 / 293

二四、教民庖牺 / 309

二五、宓妃言情 / 321

二六、句芒亡身 / 334

二七、宓妃溺水 / 348

二八、妙悟八卦 / 362

二九、诛除朱雀 / 376

三十、伏羲成神 / 390

参考资料集萃 / 402



一、勇赴雷泽

造人补天的女娲娘娘歿后,时间转瞬过去数千百载。这期间,凡人虽然遇到了千般苦难万种艰辛,但由于女娲娘娘除尽了恶神,补牢了高天,留下了自强不息力排万难的宝贵精神,众凡人学着女娲娘娘的榜样战苦难斗艰辛,硬是历尽千般苦磨过万种难,顽强地生息,艰难地繁衍开来,成了凡间世界的主宰。实现了女娲娘娘生前,为寂寥凡界增添热闹的美好夙愿。

在这数千百载过后之时,主宰偌大凡界凡人的生活虽然依旧原始至极,但比起灾难频繁的女娲时代来,却可谓静谧幸福十分。他们以母为氏结成氏族,氏族中人共同生活在一起。老幼相帮,危难互扶,随着食物的丰欠和气候的冷暖结伍迁徙。

饥饿时,为充饥腹他们或猎兽捕鱼,或采果撷粟;食饱后,他们闲暇无事或摘花戏蝶,或攀援涉水,或散游观景。大家有福同享,有难同当,有苦同受。男女老幼皆为大伙,人人不生私有之心。

在这众多的幸福氏族之中,有一个称为华胥氏的氏族。该氏族男女老幼参差,人逾千口之数。他们以曾经沧海的老族母为首领,与周围百余里内数十个大小氏族中人和睦相处,长期游居在气候四季如春,食物丰富充盈的雷泽东岸。

雷泽是当时有名的陆上大海,位处凡间大地腹心西部,广袤无际。泽中绿水湛蓝,碧如锦缎;远接高天,水天合一。水中生活着鱼鳖虾蟹众水族兄弟,为泽畔凡人提供着丰富的鱼类食粮。水面遨游



着鸭鹅雁鹤众鸟族姐妹,为泽畔凡人提供着丰富的肉类和蛋食。更有千种水草如莲藕香菱,不仅用绿叶红花装点着广阔的水面,而且向泽畔凡人奉献着鲜美的果食。

雷泽是白龟老神的居地。白龟老神心地朴诚,慈善正义,爱救凡间急难,好施扶弱义举。游居在雷泽周围的凡人都十分崇敬他,视浩瀚雷泽为游居赏玩乐园,华胥氏族人因而长期游居在此不愿离去。

华胥氏族人择居的雷泽东岸那片土地更是美好,它是从泽岸向东延伸四五十里之遥的一片开阔平川,平川尽处是一道道连绵起伏的不大山峦。平川之上,树林茂密,野草葳蕤;川平地阔,临泽靠山。连绵山峦,不高不低,姿态各异;树木覆盖,俯视平川,遥见泽面。真个是有山有水有川,四季花团锦簇,终年果粟溢香。

华胥氏族人游居在此,外无别个侵扰,内无因私争斗。饥时食物充盈,没有冷热之虞。饱食后无所事事,便游山峦,越平川,戏雷泽。日子过得平静安然,人人幸福无限。

华胥氏族人就这样一代一代接下来,老族母换过一个又一个,也不知道度过了几个百年,全都这样平静幸福地生活着。因此在其一代代族人的记忆中,有的只是平静幸福的日子,无的则是苦难险恶的岁月。

为此他们全都认为,美妙的凡界永远都应该这样美好,凡人的日子永远都应该这样幸福。也就是说,无垠的高天,永远都应该这样碧蓝如洗。红艳的太阳,永远都应该这样明媚温暖。澄净的天气,永远都应该这样风和日丽。

东面的群山,永远都应该那样美妙可人。泽畔的平川,永远都应该这样万花斗艳果粟盈原。雷泽之水,永远都应该平如镜蓝如天。泽中的白龟老神,永远都是他们的不倒靠山。他们凡人,就应该永远过这样幸福安然的的日子。一代接一代,永远享受大自然的美好奉献。

不料就在这时,华胥氏族人记忆中没有,也想不到会有苦难险恶日子,却骤然降临到了人间。这日,本来天碧气暖,阳光明艳,华胥



氏千数族人饱食后正在泽边尽情地耍玩。突然，高蓝的天空先是变得浑浊昏黄，随着尖啸的寒风便像狂突的盖地野马一般奔窜过来，土沙伴风陡升，顿时遮天避日，撕扯得痛苦万状的失态乌云接着翻卷四起，云朵间突现一道鸿沟般阔大无比的闪电，白花花地闪炫了人们的双眼。

华胥氏众族人即被弄得眼难睁物难见，为抵御狂风一个个本能地双手抱头，只有仓皇地蹲下身子。随着“轰隆”一声万钧霹雳，从头顶直刷刷地劈落下来。人们正在惊怕，倾江倒海般的暴雨，如千军万马的队伍一般飒然扑来，倾泻到了人们头顶。

这雨下得邪恶！东边的山峦上，立刻咆哮着流淌下来了滚石拔树的湍急山洪。山洪裹挟着滚动的巨石和拔掉的树木，高声啸叫着向泽中奔涌而去。狂风刮得更加邪恶，它顿然在浩瀚的泽中扬起滔天的巨浪，呼啸着向岸上飞撞而来。

巨浪一下子便把岸边被大雨浇懵了头的华胥氏族人，全都抛上了半空浪尖，然后随着浪尖又从半空中摔下，分别被摔向泽中和岸上平川。摔入泽中的人们立刻溺水身死，摔上平川者撞上巨石立刻亡毙，碰上树木则不伤即残。老弱病残者更是经受不住这般折腾，眨眼间毙命过半。

华胥氏族人就这样转瞬间被弄得你东我西，五分四散，死的死了，活着的全都惊怕得在风雨中惊叫哭喊。但是狂风则越刮越邪，暴雨也越下越恶。越聚越多的泽水眨眼便溢上了平川，并随着迅疾淹到了平川东边的小山脚下。

侥幸存活下来的数百华胥氏族人，惊怕中不敢稍息，急忙奋力拼搏着聚集向老族母身边，护住老族母顶风斗雨，逃上了一座山峦。老族母奔到山上立刻跪求白龟老神快来救援，白龟老神却一反常态隐而不现。

狂风仍是一个劲地猛刮，暴雨仍是一口气地倾泻，直泻得泽中之水就要淹没华胥氏族人脚下站立的山峦。如此整整六十个日夜过



去,华胥氏族人正怕恶雨再泻洪水再涨他们无处躲身,恶风邪雨方才停止了刮泻,消散了漫天的阴云,露出了蓝天的脸面。

这时,华胥氏族人虽然暂时脱离了丧身水中之险,心中却没有丝毫的轻松。因为,在此之前他们已经断食五十余日了。风刮雨下泽水漫溢,山上先前成熟的果粟,尽被狂风刮落雨水冲去。随后树上花开不成,果结不出,他们哪里还有吃食?没有果粟可吃,他们便挖草根维系生命。但疾病等灾祸,这时也随着袭上了他们中的弱者,使他们难有一丝的轻松。

更苦的是太阳露脸之后,仿佛与过去变换了模样,其光热如同烈火一般在大地上燃烧。烧烤得无垠的淫水如同沸腾,升腾起了漫天的热气;烧烤得华胥氏族人脚下的山石热烫得无法立脚,身上像着了火一样难以忍受。

只是随着太阳的狂热烧烤,淹没平川小山的洪水迅速下降,不久便露出了山脚和平川。但这时的山则全都成了荒山,川也全都成了荒川。就这样华胥氏族人除了忍受无奈的酷热煎熬依然没有吃食,先前幸福安然的日子再也不见了踪影。

困苦中,作为氏族首领的老族母焦急万分。她先后派出数批近百名强壮族人前去雷泽寻找白龟老神,以问明根由求他救助。但派出之人去了一批又一批,全都有去无回音讯杳然。众族人在不解中更加惊怕,纷纷猜测雷泽中定是出了大事,白龟老神失去了除灾神力。

猜测议论之中,一族人回忆先前所见,说他在天气骤变之初逃难之时,曾随着那道炫目的闪电望向天空。见到乌云之上,似有一个人头龙身的巨大怪物,怒目圆睁咧嘴暴啸,狂躁地一手举槌怒击雷鼓,一手挥鞭狂甩闪电,吓得他立即闭目低头,不敢再看下去了。

众族人听闻其言,有的说其所见是当时眼花生幻所致,有的说其言为真,一时间全都更加惊怕,猜测纷纭。



远处疾急地奔跑回来，惊怕地边跑边喊道，“雷泽的缘由我找到了！”

“噢！”正在惊怕猜测的众族人与老族母眼见此景耳听其言，急忙高兴地一起迎了过去。不等那族人奔到面前，老族母即开口急问道，“孩儿，你寻到白龟老神了？”

“没，”那族人上气不接下气地跑到老族母面前道，“没有。”

“噢！”老族母失望得脸色陡沉道，“那你狂奔瞎喊个什么？”

“老族母，”那族人见老族母错解其意，忙喘一口气道，“孩儿此去虽然没有找见白龟老神，却遇上了白龟老神派出的信使小神。”

“噢！”老族母与众族人全都惊出声来道，“快讲，他说什么？”

“那信使小神讲说，两个多月前，天上的雷神色胆包天调戏托塔天王之女，”那族人依旧气喘吁吁道，“玉皇大帝闻知龙颜震怒，即贬邪恶的雷神下凡十年作为惩罚。雷神贬至凡间寻到雷泽，抢占白龟老神的宫殿作为雷府。白龟老神不允，他把白龟老神囚禁在了雷府之中。”

“噢！”老族母与众族人这才心明道，“怪不得不见白龟老神出面救助。”

“雷神身怀司风兴雨之能，生性邪恶，喜怒无常。”那族人继续道，“喜时无所事事，怒起作恶万端。前时那一连六十天的狂风恶雨和今日如火的炎阳，都是其逞恶所为。”

“难怪如此。”老族母听到这里，思忖片刻道，“这样，今后就不知道雷神还会施出何种邪恶，给凡人带来多少灾难了！”

“老族母先前派出探寻雷泽根由的族人，”那族人接着道，“男的都被雷神打杀……”

“啊！”老族母这时急问道，“那女人呢？”

“全被雷神掠去了。”那族人立即回答道。

“太可恶了！”老族母顿生万分气恼道。

“所以他们全都有去无回。”那族人沉痛道，“同时，雷神还打杀了其他氏族的众多男人，掠去众多女人囚禁在泽底雷府之中，供他肆



意淫乐。”

“可恶至极！”老族母气恼倍甚道。

“刚才孩儿听完白龟老神派出信使传言，还没有来得及再问别的，雷神派出的恶魔便追了过来。”那族人道。

“随去族人全都被杀了？”老族母一惊道。

“是的。”那族人继续道，“孩儿眼见恶魔追来唯恐身死不能传信，误了我族人与泽畔众凡人性命，拔腿就跑方才逃了回来。可惜与孩儿同去男族人全被恶魔袭杀，女族人全被掠进了雷府。”

“杀进雷府，打杀雷神！”众族人全被震怒，同仇敌忾道，“营救白龟老神，营救被掠女族人！”

“可那神通广大的白龟老神，还不是邪恶雷神的对手，”老族母当然恼怒万分，但她城府甚深心有熟虑道，“何况我等这些肉体凡人啊？”

“是呀！为此白龟老神身陷雷府心中不忘泽畔凡人，在囚禁中偷遣小神前来送信，”那族人道，“要我们快离雷泽远走高飞，以离雷神免遭更大灾难！”

“若是那样，白龟老神我们就不管了吗？”众族人仍是同仇敌忾道，“掠去的女族人我们就不救了吗？被杀男族人之仇我们就不报了吗？”

“白龟老神我们当然要管，掠去的女族人我们当然要救，”面目刚毅处事干练的老族母，这时铿锵表白道，“被杀男族人之仇当然也要报！”

“对！我们这就前去雷泽！”众族人义愤填膺吼叫起来道。

“但是，那样我们不是前去送死吗？人都死尽，仇又怎能得报？”老族母这时话锋一转说愣了众人，接着道，“为此，如今我们只有快遵白龟老神的吩咐，远走高飞离此险境，保我华胥氏族人不绝，方有杀进雷泽报仇营救人神之机！”

“对，老族母说得对！留得青山在，不怕没柴烧。”族中年长者纷



纷附和道，“老族母，你就下命令吧！”

“好吧，也只有这样了！”老族母末了无奈决定道，“我们先走。”

“慢！”老族母说着正要引领众族人离开雷泽险地，人群中却突然传出一个少女银铃般的叫声阻止道，“女儿觉得老族母所言欠妥！我等岂能只顾自身安危远走高飞，留下被囚白龟老神和女族人于不顾？”

“你！”老族母闻听，仅张口说出一字便望着那少女愣住了。众族人也像老族母一样，全用异样的目光望着那女子发起愣来。

“老族母，请您与众族人稍待两日，等女儿前去斗伏邪恶的雷神，救出被囚白龟老神和女族人，”这时那少女则继续道，“并使邪恶的雷神不再施恶凡间。如果女儿此去不归便是未能获胜，老族母再领众族人离去怎样？”

“啊！”老族母与众族人更被惊得一个个瞪大了眼睛。老族母之言对于众族人来说，平时都是金科玉律神圣不可侵犯，不管谁个也不敢这样当众直言老族母言辞欠妥。

特别是在值此关系众族人生死的节骨眼上，一个在族人心目中稚幼天真的少女，竟然这般不知深浅，直言老族母言辞欠妥。并要前去斗伏雷神，解救白龟老神和女族人。老族人与众族人怎能不惊奇万分？为此，众族人全用惊异的目光直视着那少女，心中虽知其言在理，眼中却都在讥褒其不知天高地厚，狂妄至极！

因而老族母与众族人猛然之间，仿佛都不认识了这位站在他们中间的小姑娘，就如同她骤然间脱胎换骨，变换了个人儿一般。先前，这位名叫华胥的姑娘，虽然早已是族人中的一颗耀眼明珠，但使她成为明珠的原因，却不是她身怀顶天立地的神功奇能可以除恶伏魔。相反则是身材俏丽俊美，头脑聪颖机敏，口齿伶俐动人。

为此众族人个个对她钟爱，特别是老族母更把她捧为掌上明珠，倍施宠爱，方使她成为了众族人的宝贝。华胥姑娘这时妙龄刚及十六，虽已出落成一位人见人疼娇美可爱的大姑娘，但在众族人心目



中,却仍不过是一位稚嫩天真的小女孩。

因而在众族人的心目中都认为,她只是一位会耍玩和接受保护的小女孩。她只有可看的娇柔,甜美的言辞,绝无真正的心思见地,更没有制伏邪恶雷神的本领。为此众族人望着她一阵惊疑过后,又都转为轻松,觉得这是玩笑,由老族母晒怪两句也就完事。

“我知道老族母与众族人不相信我,”但是,表面稚嫩胸有沟壑的华胥姑娘却没有等老族母晒怪,而大出众族人预料地一扫平时天真烂漫的容颜,坚毅地开口甩出一阵铁打铜铸般铿锵话语道,“因为我在你们心目中只是一个仅知戏耍的小女孩,一朵娇艳的可观可赏的鲜花。可是今天我要只身前去斗伏雷神,救出白龟老神和女族人,改变我的形象展示我的本质!”

“啊!”心情刚转轻松的老族母与众族人又被华胥姑娘说愣了。大家都想不到她来真的了!

“老族母,”华胥姑娘坚定地即要前去道,“女儿去了!”

“慢。老娘对你有话要说!”老族母这才被华胥姑娘的坚定举动惊醒,急忙劝阻道,“女儿,邪恶的雷神是天上贬下的恶神,神通广大的白龟老神都不是他的对手。族中前去之人皆为强壮男女,且男人尽被杀害,女人尽被掠去。你一个娇弱女子,前去岂有斗伏雷神之理,不是白白前去陷身雷府吗?”

“老族母,”止步的华胥姑娘正要辩说,刚叫一声,清醒过来的众族人忙七嘴八舌道:“姑娘精神可嘉,可老族母言说有理,姑娘还是收回这份心思吧!”

“姑娘实在前去不得!”刚才归来传信族人更是苦劝再三道,“刚才那小魔杀我男人如同猛虎扑食小鸡,数十人眨眼即死,何况那身躯巨大邪恶无比的雷神呀?”

“老族母与众族人之言我懂,”华胥姑娘这时已是铁心不再听劝,坚定前去道,“你们还是看我娇弱无用,可我就是要做到白龟老神和男族人做不到的事情,让你们瞧瞧。老族母你们尽管放心,女儿



前去定了!”

“女儿,你这样一意孤行,看来是老娘把你娇惯坏了!”刚毅的老族母被华胥姑娘的任性激怒起来,浑身颤抖道,“白龟老神让我们快快离去以保族人性命,你在这耽搁什么?凡体斗不过恶神,女子斗不过男人。你一个手无缚鸡之力的娇弱女子,还是死了这份心思吧!”

“女子怎么了?老族母,您老不也是女儿身吗?不就做了我们华胥氏族人的首领吗?”华胥姑娘毫不退让道,“老族母,你不要再长恶神的志气,灭我族人和女儿的威风了!”

“那好。”老族母这时对华胥姑娘真是又恼又疼,无奈道,“老娘问你,老娘现在不灭女儿的威风,女儿能打过雷神吗?如果打不过,女儿有何能耐斗伏雷神?”

“女儿是打不过雷神,”华胥姑娘早有思想准备道,“可我不用打的办法,而用伶牙俐齿去说服他!”

“瞧你美的!你以为就像你在老娘面前一样,撒一通娇耍一阵嘴就全依了你,到雷神面前也会这般轻易?”老族母更气恼道,“俗话说,软语难动恶肠,善心难动邪魔。你那办法对雷神丝毫没有用处,还是先自己扫扫威风吧!”

“老族母尽管放心,女儿并没有把事情想的那般轻易。”华胥姑娘一笑道,“女儿想用智言慧话说服于他。我想打既不行,软的未必不胜。虽然俗语说软语难动恶肠,善心难动邪魔,但也有道是柔能克刚呀!”

“你!”老族母气得重又颤抖了。

“老族母,”华胥姑娘不顾老族母颤抖,重又欲去道,“女儿去了!”

“慢!”颤抖的老族母即又拦阻道。

“老族母,您不要把女儿仍看作你翅膀下的雏鸡,女儿已经长大了呀!”华胥姑娘再次被拦心中焦急,不等老族母开口道,“您就叫女儿做那腾飞九天的雄鹰,到高天恶风中去磨炼自己吧!那是女儿的



心愿,虽死无憾呀!”

“你,”老族母这时心中矛盾极了,她最知道华胥姑娘的聪慧过人,因而心中倏地闪过一丝不快——其此去,或许能够获胜的微微希望,她知道那真是天大的好事!但她更知道居多的则是难胜,那样她心爱的华胥姑娘就是自投虎口了。

为此她当然不想让华胥姑娘前去,可其又执拗至此非去不可。这时她又必须带领剩余族人赶快离此险地,不可在此纠缠耽搁时间。于是她心中的天平倾斜了,让有决心的华胥姑娘前去或许能胜,这一线的希望岂可丧失?再说让其去了,她也好带领族人立刻离去。心想至此,老族母无奈至极道,“看来,你是初生牛犊不怕虎,不见恶虎不回头了!”

“老族母,”聪敏的华胥姑娘听出了老祖母的话语松动,立刻大喜过望道,“您应允了?”

“女儿,老娘这不是应允了,是把你舍弃了!”老族母沉痛万分道,“老娘娇惯坏了你,今天你实在是执拗得太过分了!若是改换别人,老娘非捆起来不可……”

“老族母,女儿知道,”华胥姑娘重又娇嗔道,“女儿谢过老族母了!”

“可是,是你,老娘有什么法子呢?”老族母这时已是眼中涌出了热泪,“你执拗前去,老娘劝说不住,老娘不能拿众族人的性命与你在此耽搁,老娘又不想将你捆起来带走,那就只有眼睁睁地将你舍进虎口了。”

“老族母,女儿去了!”华胥姑娘终见老祖母应允,即转凝重地说着,“扑通”一跪就要离去。

“慢!”老族母突又止住道。

“啊!”华胥姑娘陡又一惊,害怕老族母变卦道,“老族母,您说叫女儿走了呀!”

10 “是的,老娘心思未变。”老族母心痛万分道,“但女儿此去凶多